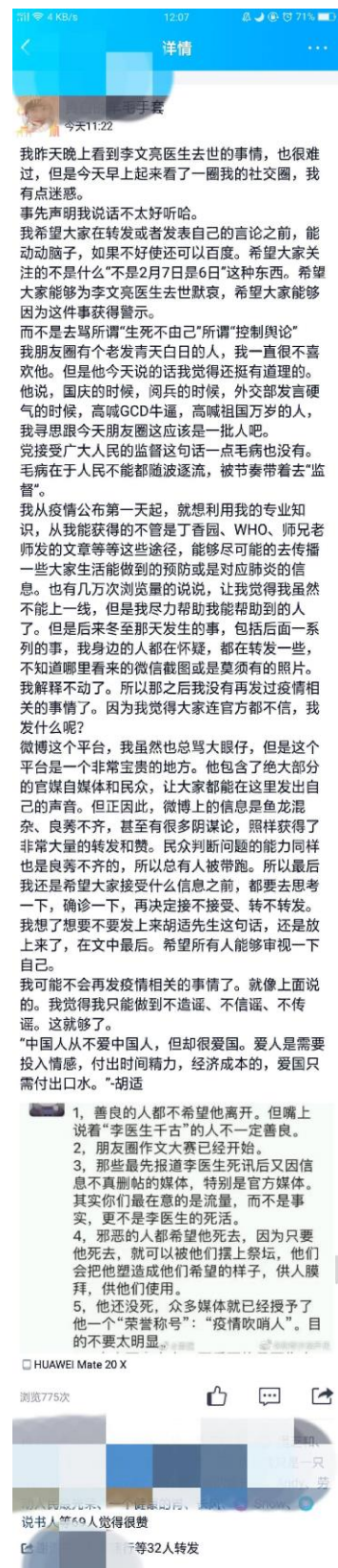


## 明白

J 拿了个截图私信我：哲哲，我的空间里面有几个朋友都转发了这个。我就想说，连表达我们的痛苦与悲愤这种事，都能被人定义为带节奏吗？



在她之前，W 刚刚向我提出了类似的困惑，站在不同的视角。他问，为什么现在微博充斥阴谋论和反 gov 言论，好像发一些中立的评论、提醒要理智就会被骂，只有随波逐流才不会被喷？为什么明明张继先才是第一个发现疫情、主动上报上级医院疾控中心并一直奋战在一线的人，李文亮更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人，网友却把后者捧上神坛，而在表彰前者的新闻下表达负面情绪？

此前我几乎没听过张继先的名字。查了一下，她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据武汉党报[《长江日报》的报道](#)，2019 年 12 月 27 日，张继先在连续接收四名患者之后，首次向业务院长、医院院感和医务部作了汇报，随后医院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为省、市卫健部门迅速应对处置创造了条件”。2 月 6 日 16 时 59 分，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湖北日报发布[《关于给予张定宇和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的决定》](#)，表彰“张继先同志以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第一个为疫情防控工作拉响警报，是医院救治一线的‘带头人’”。


也是具有卓越贡献的医生，很伟大的人。但为什么，张医生不能引起和李医生相似的反响？为什么民众依然愤怒？

首先看医生自身的境遇。张继先得到了官方的表彰，在我们认可的社会价值标尺上，好人得到了“福报”。相比之下，李光亮自始被打压、收到训诫书，中间被调到一线参与救治、感染肺炎，直至宣告死亡，没有等到一句官方的正式道歉。他是个正直、无辜的弱者，因为提醒这个病遭到训诫，因为医治这个病受到感染失去生命，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其次要考虑一直以来大众压抑的情绪。《长江日报》的报道文风陈旧，像极了 20 世纪的好人好事通讯稿。在民众看来，在这个时间点表彰张医生，从某个层面来说，是湖北政府的弥补、宣传手段。医生是好医生，民众的不平与怒气不指向医生，指向不破而立的政府，那怒火由来已久。于是该破的未破，想立的也立不住。

最后，李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有私心、会恐惧的普通人，他只是在小群里提醒了少数身边的人。民众的愤怒并不因为他是英雄，恰恰因为他是个普通人。日趋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言论自由实在有限，他在群里的发言，给大部分人产生了更强烈的自我投射。正因为他做了多数人可能会做的事，更多的人才不会感同身受，更多的人才要起身呼喊保障“他”的权利。

后来我在朋友圈看见如下发言，分享给了 W 。



和蔣彥永高耀潔醫生不同，他們是主動豁出去向公眾披露非典和愛滋賣血真相，他們是英雄，被大眾遺忘或者根本不知曉的英雄。李文亮在封閉的微信對朋友們的善意提醒，並沒有預期過會惹來麻煩，我們當中大部分人，經常在日常這樣做。他的被訓誡，讓他成為被動的受害者，你我都會，因為只要舉報，監控存在，任何善意和正直，甚至做了正常人做的事情，都可能遭遇鐵拳；

但他也是英雄，因為他之後接受媒體訪問，亮出訓誡文件，讓大家實實在在看到了荒唐；

他是所有殉職的醫護英雄中的一員，但他和他們同樣也是受害者，因為為何在這場疫情，無法保障醫護在安全的狀態下工作？為何沒有從非典吸取教訓？

為他的去世而憤怒的人們，有多少人會自我反省，為自己有意無意參與了打壓對說真話的人而慚愧？為自己對這些人的排斥，不屑和躲避而慚愧？為曾經覺得他們的遭遇是咎由自取而慚愧？為自己選擇沈默而內疚？

10:09

..

我发现我忽略了，亮出训诫书，是有实在的风险的，这一点李医生应该知道。但他这样做了，并且对采访他的媒体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这样一个温柔、勇敢的人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为他愤怒不可以吗？向来温和可爱的 J 愤怒地发问，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我们的愤怒，还要来劝我们不要愤怒，质疑我们愤怒的动机？

不去更多地了解和思考，依靠证据和逻辑判断何为真、何为假，自以为冷静客观地扮演局外人，实际一问三不知——我们大多数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们太明白什么是正确，明白自己的认知永远不足，规避犯错、免于指责或嘲笑的最好办法就是闭嘴来掩饰残缺。我们明白愤怒是最没风度的情绪，明白情绪和理智不共戴天。我们把怠惰当淡泊，把麻木当冷静，把苟且当聪明。

昨晚我发现自己在 24 小时内发了四条和武汉相关的朋友圈，于是反思自己最近是不是话太多了。早上看到博主@北京塞冬的微博，我忍不住又分享到朋友圈，说：原来是一直以来我的话都太少了。

2-7 08:52 荣耀20 PRO

2点睡，6点醒，想表达点啥，先自我审核一遍：

我对整件事了解清楚么

我对李医生的前因后果直接间接作用正面侧面反面效果考虑周全了么

我没100%搞明白我怎么能说话？

我是不是在带节奏

我是不是在吃馒头

...

普通人要先成为全知者和圣人才能发言

于是只能醒了躺床上干瞪眼

...

然后很多话就只会在朋友同事的小群里说——就像李医生一样。

甚至只会在小圈子吃饭的时候当面说，不留下文字——李医生要是这样也不会成为那8人之一。

甚至啥也不说，就埋在心里——相信一定有很多类似李医生的人，知道了一些消息，感受到一些异常，但啥也不说，只是提醒家人注意，甚至提前加码股市赚一笔。

慢慢的大家都活成几张不同的脸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暗暗嘲笑那些没搞明白这套自利玩法的人。

乃至最后玩脱了，内心中想要萌发点人类天然的情绪，还得自我控制一下，憋一憋，假装自己理性中立客观周全。

日子慢慢过成这样子，自己也慢慢变成这种人，想想看还挺不值的。

我对 J 和 W 说，我个人其实更希望怒火不要熄灭，希望它持久地烧下去，烧着我，烧向你。我不管是不是很多人仅仅在煽风点火，我们的社会已经太缺这样的怒火。

我愤怒的原因其实还有更多，但很多甚至不能言说。我愤怒让我觉得我活着，我冷静我觉得我死了。

我对 J 说：J，我们不会死的。

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弹出时，客厅的电视在放《非诚勿扰》。

自疫情爆发开始，我们一家人的屁股就长在了沙发上。节目是我点的，在这些漫长的白日，我浏览了井喷式的关于武汉疫情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密集的观影，长驻微博里。尽管一整天都不务正业，每到晚上却也心神俱疲，接收相亲节目发出的八卦信号无需动脑，算是逃避现实，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机。

间歇拿起手机，在群消息里看见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标题，来不及点开，我听见自己怪异的声音对身边的我妈说：“李文亮医生死了。”

余光里的画面依然是言笑晏晏，墙上的电视却在向后坍塌，真切的虚无从胃里反上来。我想，我再也不要看这个节目了。

### | 思哲说 |

半个月来的最大安慰，就是身边有一群同样对疫情时刻关注的朋友。他们让我知道，我的痛苦不是矫揉造作，我的痛苦是有意义的。

我们快乐过不同的快乐，此时痛苦着相同的痛苦。因为理解，痛苦也好像有了分担。

长夜漫漫，如果你也难过，你不孤单。

既然是石墨，我可以无限次编辑，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我后来看到的東西了：





声几又石

2-8 07:33 微博 weibo.com

关注

李医生很接近我们心中对好公民的定义，他并不只是一个“普通人”。只谈一点：在信息极端匮乏的时刻，他顶着压力，实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做记者有一些年了，仍然常感到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就是说服人们实名接受采访。这是一个普通人决定要从私人走向公众的节点，是来自一个人沉甸甸的信任。他本可以不必这么做。更何况，他是被“训诫”过的人，他所身处的事件是如此巨大的一场龙卷风。

如果说，他最开始在微信群里的警告只是一种普通人保护社群的本能，对可能引发的官方反应完全没有预期；那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并决定实名的时候，一定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他仍然决定这样做，他是一个对公民义务（civic duty）有充分自觉的人。在某国，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借用一位记者前辈的话，“那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媒体人都应该谢谢他。谢谢像他这样的，认可媒体的作用、愿意信任媒体、坦诚跟媒体对话的公民，媒体的工作才有意义。

See Translation

---